

傅美林 撰

上海大学出版社

清史

纪事本末

主 编：南 炳 文
白 新 良

第八卷 咸丰 同治朝

起清太祖，下迄宣统皇帝，
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民族关系、外交
往等，全方位反映有清一代历
史真实面貌

全书纪事上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肇庆函授大学

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傅美林 撰

上海大学出版社

清史

纪事本末

主 编：南 炳 文
白 新 良

第八卷 咸丰 同治朝

起清太祖，下迄宣统皇帝，
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民族关系、外交
往等，全方位反映有清一代历
史真实面貌

全书纪事上





清史纪事本末(咸丰 同治朝)

咸丰帝嗣位	2455
洪秀全与金田起义	2462
永安建制	2470
湖南告急	2476
武昌省城陷落	2485
金陵易帜	2491
湘军崛起	2497
太平军北伐	2504
太平军西征	2512
太平天国制度与政策	2522
平定上海小刀会起义	2530
平定广东天地会起义	2539
平定广西天地会起义	2552
平定捻军起义	2564
平定贵州苗民起义	2572
平定云南回民起义	2580
修约交涉与亚罗号事件	2589
广州之役	2596

清史纪事本末(咸丰 同治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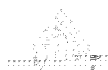


痛失大沽口	2603
严惩侵略者	2610
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	2618
圆明园遭劫	2627
中国领土被俄鲸吞	2636
天京内讧	2645
石达开出走	2649
三河战役	2662
洪仁玕辅政	2670
同治帝嗣位	2679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2687
海关总税务司	2695
辛酉政变	2702
两宫太后垂帘听政	2710
李秀成经营江浙	2717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	2726
陈玉成救援安庆	2743
淮军崛起	2752
中外联军攻取江浙	2761
湘军克复金陵	2778
剿灭太平军余部	2789
平定西北回民起义	2802
洋务思潮勃兴	2812
江南制造总局	2818
福州船政局	2825

清史纪事本末(咸丰 同治朝)



天津机器局	2835
阿思本舰队事件	2842
蒲安臣使团	2848
轮船招商局	2853
京师同文馆	2860
求是堂艺局	2866
幼童赴美留学	2873
洋务顽固之争	2880
商办企业发轫	2889
天津教案	2897
东南海疆危机	2903
咸同间财政状况(上)	2910
咸同间财政状况(下)	2917
传教士与中外文化	2925
咸同人文	2931
咸同科技	2939





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

道光帝病情大大加重,特召奕訢至寝宫,并召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内务府大臣继入,手宣殊谕,立奕訢为皇太子。命诸臣同心辅政,总以国计民生为重,无恤其他。并亲赐御用冠服朝珠,为奕訢加诸顶顶。

十四日

道光帝宾天。时道光帝居圆明园慎德堂,孝和睿皇后苦次。卯刻,道光帝病危,召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内务府大臣文庆,宣示朱谕:立皇四子奕訢为皇太子。卯刻,道光帝升西。顾命大臣请奕訢即正尊位。

十五日

上谕,御前侍卫中山、巴清德、特兴额、西凌阿、德崇额,皆系充当皇考御前压马顶马之人。今仍令其在朕前充当压马顶马差使,朕心实有未安。中山、巴清德、特兴额、西凌阿、德崇额,皆毋庸充当御前压马顶马差役,仍在御前侍卫上行走。

又谕,据郑祖琛奏,剿捕楚匪叠获胜仗,现仍严密防捕一折。湖南余匪窜入楚粤之交,崇山峻岭,东突西冲,势甚猖獗。经该抚督飭文武员弁,叠次歼擒,屡获胜仗。该匪无路可奔,逃回深峒,尚复踞险以守。当此贼势穷蹙,正可乘机追剿,以期净绝根株。

十七日

上谕,嘉庆二十五年,皇祖仁宗睿皇帝大事,皇考曾尊成例,停止各省将军、督、抚、提、镇、藩、臬及盐、关、织造等,来京叩谒梓宫。今大行皇帝升遐,其各直省将军、督、抚、都统、副都统、提、镇、城守尉,并盛京侍郎、奉天府尹及西北两路将军、大臣,并学政、盐政、织造、关差等,均不必奏请来京叩谒梓宫,致旷职守。各该员等,惟当竭诚尽职,以期无负委任,不在仪节虚文也。

又谕,朕弟奕訢著封为恭亲王,奕诤著封为醇郡王,奕诰著封为钟郡王,奕譞著封为孚郡王。百日释服后,俱加恩准其戴用红绒结顶冠,朝服蟒袍,俱准用金黄色。

十八日

上谕，依钦天监所择吉日，于本月二十六日己未巳时，举行登极颁诏巨典，各该衙门遵照旧仪，敬谨预备。

又谕，朕长兄大阿哥早年薨逝，皇考深为悼恻，蒙恩追封为多罗贝勒。今朕嗣承大位，缅惟同气，倍切怆怀，著晋封为郡王。

又谕，据冯德馨奏，余匪窜回湖南，添派官兵堵捕一折，前已有旨，交裕泰督办。又据奏称，拿获癞子山纠抢匪徒首伙多名，著冯德馨严行究审，从重惩办。并著督飭文武员弁，将该处山内藏匿及窜逸他处各余匪，认真搜捕，务期全数弋获，不准一名漏网。

二十日

上谕，因思二阿哥、三阿哥早年殇逝，均系朕兄，谊切同怀，追念实深悼恻。二阿哥、三阿哥，均著追封为郡王。

二十二日

上谕，上年南河吴城七堡，启闭不能如法，以致河湖受淤，军船回空迟滞，当将河督杨以增等，一并交部严加议处。经该部分别议以降调革职，仍令福济等将是否不误归次情形，详查复奏。兹据奏称，回空军船现经陆续归次受兑，比较嘉庆四十五年新漕，尚可赶办，并将各河挑挖深通，俾清水易于攻刷。杨以增著加恩改为降四级留任，陆建瀛著加恩改为降二级留任，均不准其抵销。淮扬道查文经著即照部议革职，并照该侍郎等所议工费，分别开销罚赔。

二十六日

奕訢即皇帝位于太和殿。登极礼成，颁诏天下，宣布以明年为咸丰元年，并条列所有应行事宜：一、在京在外诸王以下至公等以上俱加恩赐。二、内外自公主以下至格格各加恩赐。三、内外满汉文武大小官员俱加一级。四、内外大小各官，除各以现在品级已得封赠外，凡升级及改任者，著照新衔封赠。五、文官在京四品以上，在外三品以上；武官在京在外二品以上，照现任品级各荫一子入监读书。六、内外文职自四品以下，武职自三品以下，降革留任及住俸、罚俸处分，准其开复。七、会试额数俟礼部临期奏明人数，请旨酌量广额；乡试大省加三十名，次省加二十名，小省加十名，满洲、蒙古加六名，汉军加三名。八、各直省入学额数，大学加七名，中学加五名，小学加三名。九、国子监贡、监生及各官学教习，免坐监一月。

十、各直省儒学，无论府、州、县、卫，俱于本年以正贡作恩贡，以次贡作岁贡。十一、每府、州、县、卫，各举孝廉、方正，暂赐以六品顶带荣身，以备诏用，务期采访真确，毋得滥举。十二、历代帝王陵寝、孔子阙里及五岳、四渎等祀，应遣官致祭者，照旧例行。十三、官吏兵民人等有犯，除谋反叛逆，子孙谋杀祖父母、父母，内乱，妻妾杀夫，奴婢杀家长，杀一家非死罪三人，采生折割人，谋杀、故杀真正人命，蛊毒魔魅毒药杀人，强盗妖言十恶等，真正死罪不赦外，军务获罪，隐匿逃人，亦不赦外，其余自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以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未结者，咸赦除之，有以赦前事告讦者，以其罪罪之。十四、各省军流人犯，查明到配三年，实在安静守法，及年逾七十者，释放回籍。十五、各旗籍、内务府及五旗包衣人等，凡侵贪挪移一切赔罚应追银两，实系本人家产尽绝者，查明准予豁免，其分赔、代赔以及牵连著赔者，一概豁免。十六、凡官员因公赔罚等项，而其子孙又代祖父著赔者，查明豁免。十七、旗营官兵，有因出征及被灾借支俸饷者，免其扣还。十八、满汉兵丁，有曾经效力行间，因被伤年老闲住者，除例得优恤外，查明酌加恩赉。十九、各直省有同堂五世及亲见七代者，除例赏匾额外，查明各加恩赉。二十、天下之本农为重，各府、州、县、卫，果有勤于耕种、务本力农者，地方官不时加奖，以示鼓励。二十一、除五旗包衣、佐领下披甲人等不赏外，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护军披甲人、炮手、步军各赏一月钱粮。二十二、军民年七十以上者，许一丁侍养，免其杂派差役；八十以上者，给予九品顶带；九十以上者，给予八品顶带；百岁以上者，给予七品顶带；一百二十岁以上者，给予六品顶带；百岁至一百二十岁以上者，均仍题明给予建坊银两。二十三、各处养济院所有鰥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有司留心以时养赡，无致失所。

二十七日

大学士、九卿等，恭拟上大行皇帝尊谥徽称，曰“效天符运立中体正文圣武智勇仁慈俭勤孝敏成皇帝”。庙号曰“宣宗”。

二月初十日

上谕，据裕泰驰奏，查探逆匪窜赴广西，裹胁渐多，现派官兵分投迎剿。又据郑祖琛奏，湖南匪徒窜入粤境，现在筹办情形各一折。并据郑祖琛片奏，咨会湖南、贵州分投截剿等语。此次湖南匪徒滋事，先经窜入广西，经该省官兵击退窜回。若使湖南兵勇得力，何至复由城步翻山窜至龙胜一带。

又谕，调四川提督向荣为湖南提督，以四川川北镇总兵官苏布通阿为提督。

十七日

上谕，沿海各省，设立水师营汛，遇有洋匪窃发，巡逻缉捕，是其专责。现据御史王本梧奏，浙省水师，废弛已极，兵则怠惰偷安，官则因循推诿，且有吸食鸦片烟者。间或搜捕零星匪塞责，遇有大帮洋盗，不敢过问等语。水师营务，积久废弛，势所不免，缉捕之要，首在整饬舟船炮械，严杜奸民接济，而总在将弁得人，方足励戎行而收实效。著通飭沿海各督抚，按照该御史所陈六条，核实办理，并督飭弁兵，按期出洋会哨，不准虚应故事；倘查明将弁中，有怯懦无能，视巡洋为畏途者，即行据实严参惩治。

十九日

上谕，裕泰驰奏，逆匪复由广西窜赴楚境，及贵州交界地方，飞咨派兵防剿一折。据称，余匪现已窜入三省交界地方，崇山峻岭，路径纷歧，东奔西突，此拿彼窜。且据现获贼匪供称，匪党已有一千数百余人，首要五人，其首犯系李沅发。若不会合兜拿，必至蔓延为患。裕泰已抵军营，责无旁贷。并著郑祖琛、乔用迁，迅速多派官兵，不分畛域，分投堵截。

二十日

恭修宣宗成皇帝实录，命大学士穆彰阿为监修总裁官；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祁俊藻、吏部尚书文庆、户部尚书赛尚阿、工部尚书杜受田为总裁官；户部左侍郎阿灵阿、李芝昌、右侍郎福济、兵部左侍郎瑞常、刑部左侍郎周祖培、工部左侍郎翁心存为副总裁官；赛尚阿兼蒙古副总裁官。

上谕，陆建瀛奏，请立限清查运库一折。两淮盐务，近年商引滞销，以致库款支绌。若竟任其挪垫套搭，必且寝成亏空，亟应赶紧清厘，确求办法。所有两淮运库款目，准其予限半年，责成该督遴派妥员，逐款钩稽，仍分别商欠、官亏，勒限从严参追，不准稍有姑容。

二十七日

上谕，据给事中李道生奏称，山东滕县南沙河地方，于正月三十日，有举人王言尧等，被盗执持刀械，劫去银物，同日峰县小山子地方，又有举人吴嘉善，被盜持刀吓劫之事，殊属不成事体。著山东巡抚，严飭文武员弁，速将行劫正贼，按名弋获，追取真赃，照律严办。但恐邻近各省，亦有疏于防范者，逸贼窜逃，势所不免，并著直隶、河南、江苏各省督抚，一体严密侦缉，认真整顿，勿稍疏懈，以肃捕务而安行旅。

二十九日

上谕，裕泰驰奏，贼匪窜聚黔楚交界，现又添调官兵，并分派将领，相机进剿一折。据称贼匪大队，屡次冲突，虽经该处兵勇，歼擒多名，该逆熟谙山径，屡从间道逸出，焚抢村市，戕害官兵等语。该匪现已窜聚黔楚交界山内，若不乘机堵剿，致令四出奔突，为害何可胜言？惟统兵贵专责成，军需尤属筹裕。本日已由五百里寄谕调任提督向荣，飭令兼程前赴军营，并飭徐广缙等，迅即筹拨银二十万两，委员星夜解交军营，以济要需。如兵力尚单，应如何添调官兵，著裕泰酌量檄调。总期兵精粮足，一鼓作气，扫荡余氛。且有广西、贵州追击堵截，趁此机会，四路进剿，使该逆腹背受敌，自不难聚而歼旃。

三月初三日

上谕，御史文光奏，特交查议事件，未据复奏，恐各省相率效尤等语。奉天没沟营、田庄台等处，为粮商囤聚之所，有匪徒把持行市，设立私斗，前经奉旨交该将军等，查议裁汰，已逾一年之久，未据确实复奏，实属延缓。著该将军等，迅将如何缉私纳课之处，遵照前旨据实具奏，并将该御史所指，串通关役、私放偷漏之水经纪及报船店各匪犯，按名拿获，从严究办，毋再玩延。至各直省，有前经奉旨交查事件，含混积压，不行复奏者，著各该督抚迅即详查具奏，毋稍稽延，致滋咎戾。

又谕，御史黄兆麟奏，急筹三事一折。保甲为弭盗要务，无如积久生玩，有司视为虚文，大吏置之不问，乡保甲长，既不得其人，盘查守御，诸法废弛，甚至窝藏匪类，勾引奸宄。是安民适所以害民，不可不急思整顿。著各直省督抚，严飭各州县，力复旧章，实心办理，并飭该管各官，随时巡查，毋少疏懈，倘有抢劫及教匪各案，即将州县官从严参处。至社仓广建，尤为备荒善政，果能劝导有方，绅富亦乐于输纳。著飭各州县，按照里数，酌设社仓，劝令富民捐输米石，以备积储，断不可令胥吏经手，致滋弊端。倘能办有成效，准其将捐输姓名，奏请议叙。各省营务，捍御攸资，若如所奏，操防训练，视为具文，提、镇、参、游，役使兵丁，发饷克扣，种种弊端，废弛已极。著各督、抚、提、镇，严率所属，实力操防，严除积弊，毋稍瞻徇。

初五日

上谕，御史陈枚奏称，病民积弊一折。课吏之法，以去害民者为先。各省漕务积弊，久经禁革，如该御史所奏，州县不恤民困，多有借催科为朘削者。当此整饬庶政之时，该督抚首当痛戒属员，务各湔除锢习，毋得浮收勒折，与小民升斗相争。至盐法先在恤商，若以招商病民，势必望风退避，于国课殊有关系，非大吏秉公核办，

将何以整肃嵯纲。其尤为害民者，莫如纵蠹纵贼两端，若不明察暗访，将贪劣玩纵之员严参，民何以安？如有吏役把持公事，以及盗贼窝藪，著各督抚实力惩办，不得因循玩忽，自干咎戾。

初六日

上谕，乔用迁驰奏，湖南匪徒，窜逼黔境，严飭堵剿一折。此次湖南逆匪滋事，先已窜往广西，经该处兵弁，奋力追击，随即折回楚境，往来奔突。不久又窜逼黔境，叠经降旨，飭令该抚调集官兵，分投截剿。兹据奏称，探闻匪徒逃窜，逼近黎平府属。又据裕泰飞咨，贼匪自怀远之葫芦江过渡，窜入贵州地界，业经调派兵勇，分防要隘，并筹备应需兵糈，自不致有疏虞。惟该省山崇路险，苗蛮杂处，一经逆匪窜入，必致勾结蔓延，为患匪浅。著乔用迁严飭将弁，务于毗连要隘处所，密加巡防。偶遇贼匪奔窜，即著亲督兵勇，不分畛域，奋力歼除。

初九日

上谕，据裕泰驰奏，官兵获胜，贼势穷蹙，现在催兵分剿一折。据称本年二月十三日，贼匪窜至靖州哨团地方，经护提督孙应照派令千总哈心发等，带领兵勇，枪械兼施，歼毙多名，并生擒伙匪吴志全等三名。十六日夜，追至大石桥地方，击毙贼党二十余人，生擒谢安南等十五人。游击李英等，于十九日驰抵地平，突有贼匪四千余人，分作两队，扑拥前来。我兵两路夹攻，贼始大溃。共计轰毙贼众五百余名。现在贼多逃散，势甚穷蹙等语。该逆等始踞城池，抗拒官兵，继又肆行窜扰，屡戕官弁，殊堪痛恨。现在我兵既获胜仗，正可乘此机会，大振军威，翦除党羽。

十八日

上谕，乔用迁驰奏，遵添官兵堵截贼匪一折。此次楚匪窜入黔界，叠经降旨，令该抚多添官兵，分路堵截。兹据乔用迁奏称，黎平府前后所调兵勇，已有四千余名，尚堪驱策。并据查明，实无苗人出境勾结，亦无逸盗混迹等语。著仍遵前旨，严飭官弁，激励士卒，迅将首要各犯，刻日歼擒，一面遍行晓谕，散其裹胁，俾免日久蔓延。

二十日

江西巡抚费开绶奏称，卢陵县抗粮刁徒杨习堂，聚众拆毁乡征粮局。吉水县知县杨昇，带兵拿办，该匪徒辄敢持械抗敌，拒伤兵役。知县陈俊，先行撤任，遴委杨晓昀署理，责成拿办。得旨，严行查办。

二十三日

上谕，裕泰奏，逆匪在城逃窜，文武大员疏于防范，请俟事竣后详查一折。冯德馨身任巡抚，迁延贻误，咎无可辞，著即行革职。仍著来京听候查办。

二十六日

上谕，宝源局匠役张来太等，图借工食银两，胆敢聚众喧闹，已属不法，迨经该地面官及监督大使等，到局弹压，复敢闭门扣留，尤属目无法纪。若不大加惩治，必致酿成事端，所有现获之张来太、李有成、王景幅、赵余年、孙大会、杨荣、田恩照、任玉、邱泳寿等，俱著交部严行审讯，按律办理。

二十七日

上谕，赵光奏陈时务四条，请亟为整饬一折。据奏，吏治日坏，武备不修，缉捕废弛，亏空累积，均切中时弊。至所称将帅惟耽安逸，养尊处优，以营卒为厮役，不事操防，以空名冒钱粮，专事肥己；沿海水师，率皆畏葸无能等语，尤当痛惩其弊。著各直省督、抚、提、镇，按照折内所陈，认真讲求，破除积习，务使吏治蒸蒸日上，水陆营伍有勇知方，除暴安良力行保甲，并遵照上年王大臣议定清查章程，弥补旧欠，杜绝新亏。

评论：咸丰帝嗣位之时，正当清政府危机四伏之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弊端丛生，腐败已极。阶级矛盾郁积很深，各地人民起义及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咸丰帝刚刚嗣位，即派兵镇压湖南新宁李沅发起义，并顾此失彼，不得不动用附近各省兵力，紧急筹措军饷，进行围剿。之后，咸丰帝更加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各地各族人民大起义席卷中华大地；英、法侵略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使得积贫积弱的清政府更是雪上加霜。先是，咸丰帝竭尽全力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人民大起义，怎奈当时军事制度腐败，无论是八旗兵还是绿营兵，接连败北。虽然频繁地更换将帅，也无济于事。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咸丰帝更加一筹莫展。财政的拮据使得筹饷愈益困难，咸丰帝心急如焚。英法联军之役爆发后，咸丰帝陷入了空前的困境。用两个拳头同时对付内、外两个敌人为其力量所不及，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外采取妥协方针，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先解决“肢体之患”，然后再回过头来全力以赴对付人民大起义，以解决“心腹之害”。由于咸丰帝殚精竭虑，寝食不安，以致在位十余年，年仅三十岁，即病逝于热河行宫。



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

洪秀全下达总动员令,命拜上帝会各地分会领袖率领教徒到金田集中,即所谓“金田团营”。此时,朝廷已先后得到京官袁甲三等参劾广西巡抚郑祖琛“欺饰弥缝”诸罪状与暴露广西“匪患”的奏章,及各省督抚的奏报。又有广西绅民赴京奏陈全省乱事,始知会党发动起事蔓延全省,大为震惊。于是,急谋平乱之方,但仍不知拜上帝会传教滋事情形,更不知其为图谋革命。因此,其初时应付桂乱之方略,目的仅在于剿平“上匪”或“会匪”而已。

七月

朝廷以广西提督闵正凤“专讲应酬,于纪律运筹一无所知,驻扎柳州,按兵不动”以及“畏缩无能,纵贼养寇”等因,已不能负“剿匪平乱”之责,予以革职。

八月

朝廷调湖南提督向荣继任广西提督,率楚兵入桂。同时,又加调前云南提督张必禄统黔兵入桂会剿。

九月

朝廷以广西巡抚郑祖琛“庸懦无能,因循畏葸”,予以革职。先命藩司劳崇光暂代,不久起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入桂督师。岂料林则徐赴任途中于广东潮州病歿。不久,张必禄也病歿于浔州,其军由部将镇远镇总兵周凤岐接统。

十一月

发生了“花洲扶主”的重要事件。先是,平南花洲等处教徒赴金田团营,于十月初与兵勇冲突,获胜。案情上报省府,省方即命黔军统领周凤岐相机剿办。十一月,周凤岐命浔州协副将李殿元率兵到平南思旺平乱。李殿元侦知花洲有“教匪”聚会,便会同署知县倪涛、巡检张镛、绅士桂平廪生吴尚宪、平南监生朱名扬等,率兵勇前往围捕。此时,官军还不知教徒首领是谁,也不知洪秀全、冯云山等隐匿于

该处山人村富豪胡以晃家。花洲即定花，属平南县境，在鹏化山区的大易山中，地势险要，由思旺只有一路可通。官军侦知其处，派兵勇封锁路口，围困全村。洪秀全等人突然被围，忙派人从山僻小路赴金田告急。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在总部闻讯，派出一支精兵，由平南人蒙得恩率领速往救援。

二十二日

蒙得恩挥军攻思旺，获胜，即疾趋入大易山，与官军发生遭遇战。此役官军损失重大，巡检张镛及吴、朱两绅士同时阵亡。蒙得恩与洪秀全等会合。

二十五日

蒙得恩率教徒拥护洪秀全及萧朝贵、冯云山、胡以晃等，又经思旺而回到金田。

十二月初十日

正值洪秀全三十八岁诞辰。全体教徒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胡以晃等领导下，举行祝寿盛典，乘机宣布起义。定国号为“太平天国”，以明年为“太平天国元年”。军队称“太平军”，朝称“天朝”。洪秀全等随即颁布简明军纪五条：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雠，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十二日

太平军因粮食缺乏，官军围困，于是东向占领江口圩。在此，太平军即行补充粮食和军需，并布置水陆防御。

江口圩原属浔州府桂平县，位于浔江及其支流大湟江交汇处，在浔江之北，大湟江之东，是东西南北交通中心，商贾云集，各业昌盛，百货齐备。此地的繁荣与重要，不仅远在府城浔州以上，而且为广西全省的商业重镇。由此东可图广东，北可上桂林，发展较易。

太平军占据江口圩后，各方闻风响应，纷纷前来附义。其中有不少天地会系统起义军。其中较著名的有邱二嫂、苏三娘、罗大纲、张钊、田芳、侯志、关钜等部。大部分不能受太平军纪律约束，或不赞成太平天国宗旨，先后离去，只有苏三娘、罗大纲等小部分留下来，并在以后的岁月中立下赫赫战功。

十八日

朝廷谕李星沅、周天爵、劳崇光、向荣：“（贼匪）左右江各属，势尚蔓延。所有浔州府之大黄江，桂平之金田村，及附近平南、郁林等处，贼踪出没，人数甚多。”此时，前两江总督李星沅继任钦差大臣，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均已抵桂。

清文宗咸丰元年（1851）正月初五日

朝廷谕李星沅等：“广西浔州府属之金田村贼首韦政、洪秀泉，恃众抗拒，水陆鸱张。”至此朝廷仍不知金田起义及太平军的具体情形。李星沅根据所得情报，始知“贼势”已成，不敢隐瞒，据实上奏，并调兵遣将，运筹攻剿。朝廷览奏，大为惶急，四调兵马，大肆筹饷，以图迅速剿灭。

十八日

江口圩战役开始。在东路，官军自东部及北面牛排岭等处三面向太平军猛扑，先获小胜。太平军已埋伏于江口圩以东磐石村，又埋地雷于其他阵地，于是佯败，诱敌深入。号炮一响，伏兵齐起，官军大乱。太平军大队乘势杀出。官军大败，军官阵亡十余人，兵勇三百余人。溃军退入官塘卫。太平军乘胜分路追击，大获全胜。与此同时，两军在西路大战于大湟江上流屈甲洲。太平军同样用诱敌深入之计，先佯败，等官军迫至下游，即出奇兵抄其后路。官军深入，腹背受敌，不能自拔，又大败。兵士死数百人。此役官军阵亡近千人，锐气大挫，一连十余日不敢出战，坚守东路壁垒。

二月初三日

杨秀清等挥军东指，想一举冲破官军营垒东出平南。鏖战几日，双方不分胜负。

初五日

太平军又分三路猛扑官军鱼鳞塘营垒。官军以巨炮轰击。太平军不能敌，被迫退师。此后，向荣又改用围困战略。太平军陷于东、北、南三面被围的形势下，又加上大炮缺乏，粮食告竭，只得另谋出路。

初六日

太平军出奇计全军乘夜秘密撤退。其计是：召村中强壮妇女多名，使其饱餐，然后不停击鼓以作疑阵。大军拔队西走。向荣军相隔较远，无从得知，而南岸沿江守兵闻鼓声彻夜，不疑其退。太平军就这样安全撤退。